

容闳的“边缘人”角色与晚清“幼童留美”夭折

周颖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要] 容闳受过全面系统的西学教育,是一个典型的“西化”人物;可他仍然是爱国的,有一颗赤诚的中国人之心。容闳在晚清中国社会是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处境颇为尴尬,这也成为“幼童留美”夭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容闳;幼童留美;边缘人

[中图分类号] G4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23(2007)03-0024-02

容闳在晚清中国“西学东渐”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容闳的人生境遇却是颇耐人寻味的:他的脑子可谓是“全盘西化”,但他仍然有一颗赤诚的中国人之心;他一心想着将平生所学报效自己的祖国,可是他的祖国却不能真正接纳他。他在晚清中国社会是以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出现的。

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澳门附近南屏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的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为中西交流的要冲。1835年,7岁的容闳由父亲送到澳门,进入“西塾”(义塾)读书,这使他一开始便接受了西学教育;1841年,进入马礼逊教会学校;1847年,主持马礼逊学校的美国传教士勃朗因病归国,容闳欣然同往,先入麻省孟松学校读中学,后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容闳没有上过一天旧式私塾,没有受过任何封建教育,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系统的西学教育,在他脑海里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造就了一个思想意识西化的中国人,当他回到中国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中国反倒像异乡”。容闳的边缘性体现为他是学在国外、用在国内的典型代表。

一、“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容闳之于美国是“边缘人”

容闳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完全接受了美国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美国只是“第二祖国”。在与外国人或外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从未忘记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利益。他终身都保持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四处奔波的一生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在美国人眼中,容闳只是具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之于美国是一个边缘人。容闳的爱国心从以下论述中可见一斑。

在美国求学期间,容闳一心想入耶鲁大学深造,但是面临如何得到经济资助来完成学业的问题。孟松学校的基金会同意给予奖学金,不过附有条件,即他必须签订誓约,保证将来从事传教工作。容闳心中燃烧着的爱国热情使他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拒绝签字。他说:“我虽然贫困,但是决不能受贫困驱使,以我内心坚定的责任感作代价,去换取眼前的利益。”“我需要行动上的完全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容闳本是一个地道的基督教信徒,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孟松学校校董会的资助之意,因为在他看来,“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

国者为之。我应该把我所学到的一点知识作出最大的贡献,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显然,容闳更为重要的人生追求是“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其爱国之热忱溢于言表。

另外,他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推行“幼童留美”计划更是爱国的表现,是其报效祖国的爱国实践。在美国留学期间,容闳从没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在他大学毕业之际已基本形成。他说:“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容闳认为倡导留学教育是他一生中“最大事业”和“报国之惟一政事”。他说:“对我来说毕生最有意义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所以,1855年3月容闳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从此,开始苦心孤诣地筹划着派遣留学生的行动。

正如梁启超所言:“先生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而他的美国朋友吐依曲尔则这样说:“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花费他如此多的心血,其中凝聚着他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二、“中国的美国人”——容闳之于祖国也成了“边缘人”

在美国人眼中,容闳是具有美国籍的中国人;但不幸的是,祖国同胞则把他作为“中国的美国人”来对待,容闳之于祖国也成了边缘人,处境非常尴尬。他的美国朋友吐依曲尔也说:“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指美国),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

容闳接受了小学至大学的系统西方教育,对祖国固有文化已相当隔膜,“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汉文终生不能运用自如。另外,他完全接受了美国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他信奉基督教,加入了美国籍,娶了美国女子为妻,“他

[收稿日期] 2007-02-05

[作者简介] 周颖(1981-),女,安徽宿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在读硕士,蚌埠学院教育系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

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这使得当他满怀报效祖国的激情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时,“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甚至是容闳终生引以为豪的“第一中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留学生”的身份也变成了妨碍他完成自己宏愿的负面因素。过于“西化”的容闳终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边缘人”。

三、容闳的“边缘人”角色是晚清“幼童留美”夭折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幼童留美教育计划的失败,固然与当时国内国外的大环境有紧密的关系(在此不再赘述),但与容闳本人尴尬的“边缘人”角色也有着极大的关系,时代造成容闳的双重人格是实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夭折的重要原因。

首先,洋务派虽接受了容闳派遣幼童留美的倡议,但其选派幼童留美的指导思想和容闳有所不同。容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不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也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培养资产阶级知识人才,对封建的旧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但在洋务派看来,幼童出洋“仅筹办洋务之一端”,把“中体西用”的方针用在留学生的培养上,要求幼童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两者的想法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于是,容闳就与只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现存封建制度的洋务派产生了矛盾。可见,幼童出洋一开始便暗藏了以后所谓中学与西学之争的危机,陈兰彬、吴子登等历任正监督都对容闳的事业攻击、破坏不遗余力,应该说陈、吴等人执行的基本上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偏离了洋务派指导思想的是容闳。这实质上是个人思想文化超前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矛盾,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导致了留学教育半途而废。从这一点来看,容闳的失败是必然的。

其次,容闳得不到重任,受到多方面的猜忌与制约,又不懂中国政治。在组织留学事务所时,容闳只能任副监督,首任正监督为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丁日昌对容闳的解释是:“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而李鸿章说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之颠扑不破”。可见洋务派对在他们看来是彻头彻脑的洋人的容闳根本就不信任,任用陈兰彬是为了牵制容闳,此后接任陈为正监督的区愕良、容增祥、吴子登,不是翰林出身,就是所谓“中国饱学之文士”,而精通西学的容闳始终只是副职,容闳并未真正被正统社会所接纳。

幼童到达美国以后,很快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间,他们的思想观念、言谈举止,都渐渐摆脱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束缚,如寄居美国人家中随美人同为祈祷之事,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体育运动、改装、剪发辫等等。在陈兰彬等人看来,学生参与基督教的活动是大逆不道之行为,参与各类健身运动是不守规矩,着西装有辱中国士大夫的身份,剪发辫更是对清朝廷的不忠,均是不可接受的不正当之举。幼童的变化引起了陈兰彬的震怒,陈时常与幼童们发生冲突;而容闳认为学生的行为方式是正当的。容闳理解、支持幼童们的变化与进步,当陈与幼童发生冲突时,“予恒居间为调停人”,“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

理要求辩护”或想方设法保护学生,这样陈兰彬与容闳的矛盾也日益明滋暗长。陈连奏清廷,攻击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诬蔑留学生在美国放荡不轨。最后一任留学生正监督吴子登上任后,同留学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吴极端夸大留学生西化的倾向,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不进行反驳,也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写信说明情况。如此,撤回留学生的请求迅速得到批准,连容闳的意见都没有征求。

另外,容闳不了解中国文化。可以说,容闳对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了解甚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既不能认识固有文化优在何处、劣在何处,更不能设想中国人当如何对待固有文化。客观地说,不能兼通中西文化确实难有作为。尽管容闳改造中国的设想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也确实为当时的中国所必需,但它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设想和计划在贯彻实行中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于这个问题容闳始终没有认识到,以为要改造中国,只需把西方先进的东西移植进来就行。我们说任何文化都有很大的自身继承性和稳定性,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西学的输入,若不能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很好地有机结合,其影响必然有限。显然容闳的设想和计划难以切合中国实际,必然归于失败。

正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成长环境,才赋予了容闳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对于中美两国,容闳都处于“边缘人”角色。容闳的思想是崇洋的,但他学洋的目的却在于救国,他是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的,却必须适应中国的现实,无法摆脱中国国情无形大网的笼罩。他难以介入晚清的中国社会,清政府不仅不能完全信任他,还无端地猜忌和制约他,也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爱国与报国的良苦用心。容闳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无法恰当处理洋务派“中体西用”和实质性西学的关系。可以说,他的宏愿、他的事业,脱离现实而处于真空中,无法避免最终的失败。但容闳对近代留学教育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是当之无愧的,没有他就不会有“幼童留美”之举,没有他,中国派遣留学生还不知道要往后拖多少年。另外,他一心报国、无怨无悔的崇高精神也值得后人钦佩与称道。

[参 考 文 献]

-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河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2] 石霓. 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 陈学询, 温秉忠. 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A].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 [4] 李永贤. 容闳: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4, (4).
- [5] 胡代聪. “教育使节”容闳和近代中国首批留学生的派遣[J]. 外交学院学报, 2001, (3).

A Borderline Person's role of Rong Hong and "The Young Boy Studied Abroad US" Died Young in Late Qing Dynasty

ZHOU Yi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Rong Hong has received full western education. He is a typical westernized character. But he was still patriotic with an absolute sincere Chinese heart. Rong Hong is a borderline person's ro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ituation is quite embarrassing. This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young boy studied abroad US" Plan died young.

Key words: Rong Hong; The young boy studied abroad US; Borderline person

[责任编辑: 朱君安]